序 記

三淵集 十二

三淵集卷之二十三目錄

序

伯父谷雲先生七十歲壽序
西浦集序
贈元雲瑞出山序
仲氏農巖先生文集序
仲氏文集後序
觀復稿序
伯父谷雲先生文集序
雩沙集序

妙軒遺稿序
鳴巖遺稿序
何山集序
一峰集序
燕行壎箎錄序
隱坡詩稿序
安東金氏族譜序

三淵集卷之二十三

序

伯父谷雲先生七十[illegible]
壽於人大慾存焉而人之所不可以慾得者壽也圖
之於所無奈何忽之於所不可不養噫其非達命之
情者乎君子於此其有以鞭其後矣昔有以厚生疑
程先生者程先生之答則以忘生徇慾爲深耻斯言
也其得中乎忘之之甚至於醬酒常忘者有之是以
慾戕壽者也厚之之過歸於熊鳥黃白者有之是以
慾竊壽者也均之爲慾而猶有幸得而苟免則天之

所厭也非吾所謂壽也於其不忘不助之間君子之所養可知已存心謹節盡其所受乎天而不以夭壽貳焉則命之立矣邂逅而壽至壽至而不自壽而人之壽之者壽其德可矣噫視履考祥之義不講久矣何知其德已享其壽者爲有德若作是說則鍾呂之德可使高於周孔而烏傑之徒亦可以兼攸好之福矣豈不外哉精於較甲子而忽於考悖卲德之後而年之急足見其壽於人大慾存焉詩曰愷悌君子何不黃耇言其正理也又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貴其德之終始也若夫始焉不當得而得之幸而遂其欲

矣終焉以有涯隨無涯又將與慾俱老矣所以視蔭而朶其頤者其意若不足而其色若可憐自其側態是故壽莫貴於德壽而氣壽爲下衰莫悲乎心衰而形衰爲輕其形化其心與之然有道者之所深耻也我伯父谷雲先生湛然一心與物無競自少而德若此矣晩而卧華陰之日長天下之物可爲慾者無窮而約之以白雲流水天然仁者之樂邂逅而會于壽矣是以神完而天全守固而宇定精純之氣盎面背而暢步履人之見者疑其淳於嬰兒而不知其方在戒得之時也疑其致於黃白而不知其初以不忘爲

常而已易簡而心與仁一邂逅而身與壽會伯父之於壽也其諸異乎人之致之歟且君子之德昭明高朗以日月爲心則其視色力之外化一任如草木之榮凋而已亦何欲於難老哉自其慕者而言之曰髭髮之益勝示德惠言之日無窮亦其可欲之至焉耳矧其膝下之心樂其內之不化仍欲其外之與之然豈有旣哉玆惟癸酉寔爲七耋之丕期也于其陽復之月有酒于石室之高堂余從兩從後稱觴而進仰瞻脕顏胡然而春韶也胡然而氷雪也其太和之充而無慾之符耶心乎喜矣思所以益禱遐祺則大椿

蟠桃之辭雅意之所不喜或呵其誕漫是懼其何以進之哉惟是丘壠之間老松栢若干株儼然當筵者越自曾王考之所封殖而有堂若茲方冬物凋獨此內貞外不化爲益可貴敢以是爲無窮之祝癸酉復月下浣猶子昌翕謹序

西浦集序

今有處乎富貴而不爲富貴所圍行乎患難而不爲患難所窒冲乎其不盈悠乎其與逝以此終其身而無累焉則豈非得天地清通之氣者乎若然者其性靈所蘊必其玲瓏穿穴與物靡隔而其發爲文辭亦

將有動觸天眞不期工而自工者矣夫不期工而自工斯淸通之所以爲妙而在文章特可貴重此西浦金公文集之謂也昌翕窮居無事竊嘗以世道人物爲念於山林高尚之迹猶有所不滿於意者出而欲觀釆於朝中則滔滔者皆怵迫徒也於是益思夫珮玉而心如枯木遇坎而視若安流者而未知其孰當之也噫九原可作其惟我西浦公乎公肧胎於詩禮忠烈之餘光其爲氣固純淑無滓而養之又一以恬素則不勞刮磨而神明達矣若其地望之淸崇與其所有文學才識風猷言議蓋無一事不勝乎人者此

其勢不與於驕吝而驕吝之至爲易及夫歷敭華貫
煥顯卿月左文衡而右兵柄則此所謂爵祿並至無
受人益之爲難而然公之處之也不爲其易則退然
處子之畏人也必克其難則悍然孟賁之莫奪也此
衆人之所驚伏皆以爲莫及而公又蕭然於能否難
易之外不以爲事者則以其所秉者冲所鑑者澈初
不見物我之畛與身世之礙爾是以挹其貌只是一
段氷玉金紫而置班行卒然値而不知其爲貴人也
若與之登山臨水也蓋逍遥乎名途黨目之中而雖
黃莫及雖在怨家凶人初不敢相嚇而特以其當門

芝蘭不容於不鋤以故桁楊栫棘之相仍而遂以殁
於瘴煙魑魅之鄉此國人之所共悲殆甚於汨羅者
也而若公之所嘗自遣則有異乎牢騷憤懣以其所
無可奈何者委諸皓天以其所不可不勉者期之桑
榆一編朱書家學是繹斯文憂患之意嗚呼其悠哉
槃公所以安身立命者自本至末惟一清通而已故
在富貴在患難能轉其富貴患難而不爲富貴患難
所轉其大者如此則雖餘事末藝何莫非此箇胸中
流出耶公識解穎透讀難書甚易自經子要義至九
流諸方技筭數律呂象緯輿地之屬覽即洞解其竅

節而精而竺聃同異之際出有入無粗而稗官小說之叢談天彫龍靡不歷歷貫穿至於風雅源流與時代相升降則尤所亹亹也其詩源清而調圓不假排比而宜協絲竹於其韻折悠揚處往往有文綸緒風之態於文自以非長平生只數三作實則紆餘善往復其大夫人行狀悽惋有瀧表叙致若吾弟澤齋跋則又似梅江諸集序是亦曷嘗規規求合於六一矩度哉天機之發固有所會而能事至此亦可以無憾矣乃公歆然若虛不以爲有雖家人兒少言及已作輒騂然愧色甚矣夫公之爲謙也公之胤鎭華山甫

氏爲義城宰將以遺稿若干卷入梓所謂西浦集自此大播於世矣以公雅意其謂斯何在後死政自不得不爾至命昌翕爲序則是亦不可以已者乎業已辭之矣而終不能無言然於平日所貴重者猶不敢盡情贊揚亦惟公之謙挹於此尤甚焉爾崇禎紀元後壬午安東金昌翕序

贈元雲瑞出山序

元君雲瑞從余入雪岳之曲淵棲留閱歲凡五箇月而歸臨行以一言爲要焉余與雲瑞同榻久矣狂言之出自余口入于雲瑞耳者不勝其多若所講經訓

則自魯論曾書以至太極通書西銘啓蒙凡天下義
理精藴終身鑽研而未易窮者捴在裏許歸而溫繹
在勿怠耳吾復何勉哉無已而必求益之則願毋忘
疇昔之怒而已始余還山與雲瑞聯鑣到加平之淸
平坪淸曉馬上有所叙討仍詰其最初發心者則雲
瑞嘆息而言曰余以鄉曲窾啓自幼所聞惟決科發
身之爲利不知其他若論科慾分數則殆倍於洛諸
生矣往在乙酉場屋亂作擧子輩毆踏試官夜黑相
紛挐人多被傷余則顚於馬下危至折脅蓋大困歸
家不庭者累月憤氣益沖沖也負痛無聊間取義理

書閣之頓覺今是之在兹也於是大設矢誓永不復爲棘圍中人此事旣已庻可從事於爲己學乎余聞此言不覺擊鞍而歎曰有是哉子之能立而怒之時義亦大矣噫皇皇大東不能以禮讓爲國聚四方凡民俊秀而日以藝鬪馴致亂生於禮闈殆天所示警也而又不能大有懲創革其聲律陋規以從鄉舉古法甚矣其泄泄也彼衿紳之目覩其變而足踏舊跰者無異蠅狗之復還則畢竟欠一慷慨都輸於雲瑞耳葢聞人有七情惟怒爲烈故易大象以懲忿與窒慾對而言之以爲當損之大者而今雲瑞則捐其熾

然存其怫然以此塞彼如舉山以窒壑其事可謂奇矣而截然平生之立脚在一轉念其勇亦可畏也余故曰他人之怒固有可懲雲瑞之怒不可使志士生衰世不如是何以立懦哉惟此雪岳亦域内之窮處也萬木千嶂氷霰仍積嶔岑熊豹之窟人以爲難立而乃雲瑞凌厲半千里致身中谷悍然堅立有反招隱之意然則雲瑞之所奮迅豈只乍見於停科哉雖由此上薄雲霄可也莊生有言曰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此言圖南者之不爲蓬蒿謀也孟子亦有所謂一怒而安天下者又非按劒疾視之比則可

知人不可無怒怒亦不可小也雲瑞勉矣益圖其展拓可也玆山上頭有所謂鳳頂者巍然圓秀集厥勝美擬諸聖位則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乃其彷彿而雲瑞來値歲暮足力未及悵然含憤而歸矣他日重來待其博約功深奮然一造與較其所處高低乃爲一怒之大泄也

仲氏農巖先生文集序

我仲氏農巖先生旣沒之踰年門人金時佐等裒輯其遺文略有刋汰編次爲三十餘卷將以印行于世謂昌翕合有一語以著卷尾嗚呼先生之蘊其高大

遠密匪斯集可盡若余鹵莽於斯集猶未之究其何
以有所發揮哉然竊念在昆季中論其齒比而周旋
者廣則惟昌翕爲然粤自左提右挈以至長大且老
其間同案而適業若藏修之爲某所呻佔之爲某書
旣皆歷歷矣亦其追踵步驟從淺入深穿歷乎文苑
理藪者終始睹其難窮則以是爲述其亦可乎先生
生而朗悟慧解絶倫甫踰髫齔已能潛心竹素忘寢
與食家人或失所在搜得於几閣僻奥則兀然手一
編也至其伊吾之聲若出金石高下有韻折婦孺聳
聽以當韶勻其中進士未弱冠也是時朝野淸平門

戸華赫先生之意若將乘運高蹈大鋪鴻藻以應一世黼黻笙簧之需優優乎沛有餘地吾則以淵雲華國之業擬先生也及至乙卯以後世途與家運日入於艱大牢騷矣流離南北備經侘傺則先生之迹散在於月出實蓋之間稍稍斂華就實味其無味其用力乎紛羅箋註莫不綜櫛其絲毛解剝其肯綮儼然朱黃積有劄錄吾又以馬鄭專門之學待先生也自是而立朝論思其見於金華之筵者多矣隱然儒林間望隆而地崇矣則便遭巳巳大禍白雲樹屋始以農巖爲號身之旣廢道亦日損矣隱求初志惟濂洛

關閩是程先生之所以安身立命蓋以是終焉竊嘗論學於三代以後其等有三文章也訓詁也儒者之學也伊川先生嘗以此語學者勉其務本然自朱子猶未能直造其約紛然用心於詩騷兵禪者自其少年習氣旋覺其差而損去也然則茍非自誠明者鮮能免此即先生之終始博約大略有三變亦非可諱者也然先生之所以為先生易簡而已矣自其一心印出而散於云為者無適而不隣於明通公溥故其於纘言不能為蹈襲尋撦則純乎己出而已其於釋經不能為穿鑿牽强則怡然理順而已過此而存誠

致知造乎深密要爲一味易簡而已覽斯集者雖欲初晩之別而粹駁是揀其如泯然一色焉何哉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夫旣不可選矣又何文與道之異論乎文有未至亦非所謂道也夫言天下之至賾則詞費而理隱者有矣獨能簡潔以闡之折泉口之淆亂則氣激而論拗者有矣獨能和易以暢之到曼辭之垂畢則節遽而音促者有矣獨能整暇以收之試看夫於其晻翳也而冰壺秋月之瑩焉於其掊擊也而和風慶雲之會焉於其急滚也而行采齊鳴和鸞之節焉韓子所謂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猶有

未賛者乎蓋天地間固自有順氣中聲不乖不雜與
人心相流通者自然成象而入律一涉作爲輒間隔
以失之先生於此得之以易簡斯其文與道之所合
一者歟嗚呼三洲承誨之夕屢見其慼然攢眉曰文
人惡業無時可了恐妨我晚年讀易斯可見返約工
夫向晦愈密而默而成之存乎德行殆將六十化而
不止也此又門人之不可不與聞者故並以爲述崇
禎紀元後八十二年己丑九月弟昌翕謹書

仲氏文集後序

余旣論斯集以爲泯然一色不可選矣其中各體之

差別亦不宜容評而然自柳子以敘述比興判爲兩塗遂謂旨義乖離不可以兼工則且得無言乎夫所謂高壯廣厚與麗則清越其爲體格方圓固自不同然流二而源一始未嘗不合竊嘗考古人言語雖在其敘述鋪陳而言之不足意猶有餘則往往反復詠嘆自叶於聲律者有之及其約爲比興稍變其短長耳尚何乖離之有哉惟其通融而相入也故詩人之優游騷人之清深爲文者不可少此意得此意而行之者惟歐陽子爲多而先生如之則以其姿性之温厚與氣象之清通合之也然歐陽子能於以詩爲文

而不能於以詩爲詩豈非習俗之累而失其眞澹也
歟若先生之所求眞澹以朱子爲津筏而沿洄於阮
郭以上矣其陶冶鏗鏘蓋以古範我而不爲法所囿
故至於隨境感遇古今體錯出而吾所爲眞澹者自
在詩而至此姑毋論所造高下而可知不與文乖離
也已噫先生晩生於樂壞詩亡之後慨然韶濩之想
若有洋洋乎盈耳者則自少讀書不止於章解句釋
而每有意會輒朗誦遒詠以低徊往復若與古人相
和應者雖尋常聆人句語必使反之而後和乖廉肉
之是辨即其自得於吟詠性情者固亦異乎人之爲

詩也哉比物託興非不愜當也摛藻琢辭非不華鍊也要不可以是求是觀而別有其渢渢瀏亮於紙札之外者倫清韻圓使人耳解而心融宜其善讀而審音者得之蓋卽文而詩在乎斯卽詩而樂在乎斯合而觀之是又所謂泯然一色者也

觀復稿序

余之迂疎百無所解獨於詩道三十年用心矣其始以立格必高取法必古爲準務以矯東人卑靡之習其自標致與夫爲人嚮導輒曰漢古唐律律乎上薄雲霄抗論則然而及其自運一皆是尋逐影響而

爲者所謂漢者非眞漢唐者非眞唐而乃自己之漢
與唐也於是廢然而返因難生厭不復以聲病爲究
竟法矣晩得吾崇謙於階庭則其爲詩嗜好過我而
學殖甚約問其師法高不踰少陵而輔之以宋世黃
陳暨我東之翠軒蘇齋以相頡頏而又其推敲專在
近體則亦太卑矣然其所脫手者傑然超乘之氣不
受法縛而能自成法肆意而往邂逅與對屬平仄湊
著焉大抵得之容易而工若老鍊余每稱奇以爲倩
人則云自少陵之室於是知詩有別才果非虛言而
規規於師法高下亦陋矣如明人剽傚剥割之習崇

謙所耻余亦耻之若論其敏滯則不翅較三十里耳崇謙爲人明潔開豁不設畦畛卽其眉目而肝膽是也自梨栗之歲已能與大人同憂樂死時未弱冠耳深爲知己乎我仲氏所供子職或有踈闕於洒掃諸節而其爲長者慮不放一毫於鄉黨州閭之議推以至朝野安危之事橫在胸肚結爲磈礧則往往於雪月風花之會欝然其侘傺忼慷之寓焉斯亦利害必明無遺錙銖勃然不釋而後有此非盡由模擬老杜强爲是扶杖傴僂態也然其致夭豈亦太老蒼之爲祟耶嗚呼惜哉崇謙與世少求於山水友朋獨有苦

癖濃情而陶之必以詩焉其游白雲所發於窮迹孤興者泓崢有輞川鹿門之韻而及與一二同伴跌宕東湖相命爲皮陸酬唱則漫浪菰蘆之興殆欲樂而忘死是其才高而意多融洽於峩洋嚶鳴之間者有足以貫幽明焉其誰忍於相捐乎自其始死而一二同伴收拾殘稾圖以印行仲氏亦不能禁焉則使余略删爲三百餘首仍命作序而緣余頽惰不卽應命者踰年奄遭大存沒矣嗚呼縱余費辭亦何能有攺於仲氏所題評乎其謂奇峻蒼老不作軟熟語已爲賞音不容更贅則獨以余短長相方而夙知其可畏

者爲說所以重惜其有如許心量才格而偶局於詩詩亦不能多爲可憐也仲氏文集旣已入印斯稾亦將附行余朝作大序矣夕又題此嗚呼悲夫己丑季秋叔父三淵翁題

伯父谷雲先生文集序

惟我伯父雅執冲謙百事擠於人而所自退託者乃深山絕壑泉爭不到之地菴曰不知窩曰無名於其間嗒焉冥坐蓋將落華消聲不欲留身後一物是晚年之志也小子五十年侍坐一未聞自述文事抑嘗承教於先君矣曾祖考文正公每覽先生文曰可尚

淳潔而太少巧變得無不媚於時眼其果以是坐公車歟夫其眩耀婉軟抽黃對白固先生之所未能而存吾淳潔至老而不隨世化豈惟文也哉先生好讀書少致勤乎中庸韓文文氣渾浩以理勝之晩以朱子書爲淵源至論文章必稱漢文力量騷選韻格謂可師法是亦所聞乎晦翁者也雖未嘗肆口揚抭而意殊歉乎我東諸名家惟其所見者大故不覺自謙之益深也先生夙有高情慕陶氏祖孫之風中間黽勉於吏役意有所倦輒誦彭澤岫雲之語遂歸華陰始演壠雲一絕爲閒居諸詠小子輩旣未全體謙德

泯去咳唾之遺則約其全稾而存剩乎華陰以後者以先生歸宿之在是也竊想夫秋冬霜雪之夕菴窩外萬蹤㪺絕所陪者一蔡一鶴徘徊於桂風杉月之間德機所未杜間有攄發發之者山水非所謂筆墨而猶有未遣夫身世百罹與家國萬變之感則其賡韻乎哀郢遠游者爲多後之覽斯集者卽文而求其迹固將高其所立悲其所遭矣而至論聲格以爲出於帶性負氣而勿覼以洎與淡而已則幾矣

雩沙集序

天下惟直截簡要之道多占分數巧者失之爲者敗

之事業與文章一也不佞嘗以是考諸今古而慨然於末流之紛淆矣若雩沙李公之所爲相業何其約也觀其毅然端笏於百僚之上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處事則斬焉截鐵守法則屹若堅城蓋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所不喜者紛更作弄惟杜獘抑倖之是務斯已矣背其指者敗悔立至違其度者罅隙百出衆情之服乃在其身沒之後於是無親疏無愛憎巷議與朝論翕然無異辭稱爲近代碩輔云公雅執謙挹雖以其政術流通而不以救時自許至於華國一事尤其擠乎人者人見其推譽自居或目以重厚

漢相者有之若以其實而最之則其所爲文亦何異於所做相業哉不蔓不彫天然簡遒自是雩沙之文也且所謂文章亦何物哉取諸襟抱達于事境不失其天眞可矣亦焉用粉澤與醲郁也哉調脈過多則反失正味塗抹太盛則却累眞姿噫其末世之文弊也已以約失之者鮮豈公之謂也歟公讀書不甚博取法無甚高而自有才格非待夫搯擢胃腎而出之其有韻之文情宣而聲諧往往遣興述志寫至百篇而瀾翻抑何贍也疏劄典暢尤得體要至其論事洞究本末以拄窾言者之口又何辯也農巖兄嘗稱其

議獄一疏冠冕中有鋒刃以爲難及以此論之則公之優於文亦非相業所可掩也而特以自謙者厚人知之爲淺耳雖其相業亦曷嘗赫赫於當時乎簡穆之蘊固不如夸者之暴耀而畢竟名實之論久則乃定今碩膚旣歸淸文在玆合之爲裒鏞之煌而笙鏞以振之也韓富燕許又孰别其長短也哉公之胤嶺南伯宜顯千里走使委以遺稾懇𢪔其梓布可否余則受而刪定仍以必行之意書諸卷端而歸之公已巳時退處楮島優游漁釣慕韓復齋之風及後還朝意未嘗不在東也故遂以其地爲號云

妙軒遺稿序

爲道與爲文大小本末之懸焉而其求之必以軌範其造也必臻奧極則同焉至於風雅比興又其爲文之精者也以其源流之有正變淳澆也門路不可不審以其律呂之有浮沉廉肉也斟酌不可不裁㓮南分乎跬步殿最定乎毫芒要之學問思辨缺一不可講之不熟亦未有能造其妙者也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何事不然哉然學於性情豈非求諸內乎猶以舍己從人爲難學於文詞所鶩者外固其矜長而護短者之衆也如賈島之推敲齊己之一數只兩字商量

取决於人詩家傳爲美談若乃半生業詩堂壇立矣一朝他人言下脫然改轍而從之無一毫吝意若然者在古猶罕而昔者吾友獨能爲是吾友爲誰妙軒李瑞卿諱奎明者也瑞卿受才雄鷙學殖亦博其始師法不出於杜韓二家而雜取蘇黃以肆縱橫其鋪排鉅篇妥帖硬語要以窮情盡變爲快而不欲爲律縛蓋未遇我時其所立如此邂逅阡陌之間一聞正始之論欣然傾倒遂改容避席若撤皐比者然余則固非其人而以其虛受之量遷改之勇雖以之學道優矣何有於文詞乎於是盡屛去舊所誦習而新立

功課朝騷暮選芳潤之嗽葷腥是浣以待源潔而時
出之惜乎方在其擬議變化之際而奄棄詩社矣蓋
自更張以後古調未宣而舊作之斑駁雅鄭者頗經
其自汰其餘則余所所丹鉛洪君道長亦與之商裁凡
數百首將以入梓其胤蕨等要有一言以弁卷嗚呼
瑞卿之所自期直爲是寂寥乎余固不忍無言亦將
何以張皇哉抑才難然矣優於才者未必篤其功篤
其功者未必崇其志若瑞卿者氣足馳驟思極深湛
則有其才矣枕藉墳典㫄豢佔畢則有其功矣以是
循轍而趨未知與前輩湖蘇芝之孰先孰後而猶有不

肩必欲上薄風騷而後已其志豈不偉哉吾兄農巖
公嘗覽其槀曰非獨詩健乃其文亦奇崛然則瑞卿
豈非可畏人哉惜其無年才志不究所以爲可惜也
瑞卿嗜讀書終日不絕聲見人文字讀如古經反覆
吟咀便知其深處余志之山巖水洋未嘗逃其賞矣
自瑞卿沒廓然二十餘年余實無樂乎孤唱又見今
日詩道纖碎已甚益思瑞卿河漢之辯與波濤筆勢
而不可作矣則撫卷悽慨懷不能已遂以平日所感
服無我一節擡起爲說要以見瑞卿於詩學其地步
如此云

鳴巖遺稾序

李監司子東旣沒其家集其遺文爲若干卷屬余刪定仍使爲序余不忍辭則抆涕而爲之說曰嗚呼子東余畏友也其人固可畏其文章亦可畏卽人而文其人卽文而人其文惟子東爲然夫落落穆穆終日對密友不刱諛辭儼然有大人君子之度其爲人品大略如此其象於文辭則天然秀傑自作風格上不效顰於古人下不獻姸於今人蓋其不肯於齷齪瑣細而必爲磊落偉卓不肯於淟涊回互而必爲峻潔簡直作人則然文亦如之此子東之所樹立而余所

畏之歸焉耳子東故骯髒懶與世俯仰及登仕路依舊偃蹇間有風議夫夬淑慝之別則觸目睢盱所與者益寡卽其所慕悅者例稱以奕世翰苑承家鳳毛至悼其亡也則曰失一文衡材耳嗟乎是烏足爲知子東也哉如子東嶷嶷山立足爲萬夫之望初非受資於濡染而若其性情之發不惟華敏是襲而別有所雄邁絕透徹底可見其情深骨勁者又若無源而出焉雖謂之自我作古可也篤論者少孰知其人與文之可畏哉噫世頹而文亦靡矣脂韋之成習而直道消焉纖艷之同風而大雅圮焉若李元禮之抗標

龍門與李北海之兒叱崔顥惟子東可任其責而惜乎其未及矣則斯集之行其尚爲捍頹之巨堤乎然今世文章方騖於摸擬刻畫則子東之文得無受其嗤點於唐調宋格之離合哉是則子東固已任之矣如欲知筆力斤重乎盍於大處觀之如範圍亦縣則有瀛岳一記掀搜十洲則有峴山卅詠軒豁乎乾端坤倪錯落乎海月石華凡水族萬品鯨洪鰕細與烏兎飛沉風濤霹靂互吞吐而相磨盪以及浮世擾擾若醯雞之沸於甕蠻觸之鬪於角捻在裏許一以供吾之笑傲於是筆隨氣肆而摸寫亦至焉凡天下事

苟爲大矣不患乎不兼精微而自其纖碎而入未聞其能造大也是以論人當觀其氣象論文章當觀其地步吾之所畏乎子東者豈有他哉亦以其能爲大已耳

何山集序

詩之爲道不可無法不可爲法所拘也不佞嘗聞朱子之論詩矣其於風雅正變之别非不截然至答或人之問則曰關關雎鳩出自何處快哉斯言可以破千古膠固之見而足爲聲病家活句矣夫詩何爲者也原於性靈假於物象靑黃之錯爲文宮商之旋爲

律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神無方而易無體詩亦如之故象有所轉雪中芭蕉可也境有所奪芥裏須彌可也是豈可以安排拘滯爲哉我東爲詩淵源既淺無復憲章之可論而獨其詳於忌諱狃於仍襲實爲三百年痼弊然而 宣廟以前雖有巧拙猶爲各呈其眞態以後漸就都雅則磨礱粉澤之日勝而忌諱愈詳仍襲愈熟非古之爲法而終爲法拘也故命物之必依彙部使事之要有來歷蹙蹙圈套之中不敢傍走一步遂使眞機活用括而不行豈復有截斷中流超津筏而上者乎蓋合而論之百家一格郎夫一

人之作而境事雷同情致混併又是千篇一律無可
揀別矣噫詩可以觀豈欲其如是哉余於青丘之詩
所病其拘於法者如此晩得何山詩而讀之是眞能
脫略忌諱而不安於仍襲者也看其體格不唐不宋
可知無所師承而聲調爽亮氣機橫活往往突如其
來造險出奇忽如冷水之澆背迅雷之燁眼殆令人
膽掉神奪及其徐繹而種種諸境之該百態具呈可
愕可喜不覺解頤而撫掌久矣無此詩雖謂之百年
創格可也公姓崔名孝騫何山其號也盖嘗決科盛
際而官不大遂晩亦慍于羣小侘傺居多獨其曠懷

冲襟雖有朝虀暮鹽之時而夷然以窮爲戲至於忠愛之悃拳拳於希泰願豐者殆子美之每飯不忘凡此皆於詩上見之其亦可慕也哉竊怪夫一時所追遊槃多哲匠名流而未聞有藉吹噓而假羽毛者甚矣賞音之難也文亦駿利頗有莊馬奇氣而顧不肯刻意繩削以故少完篇要爲不可棄也公旣骯髒不曾買價於世矣遺稾之委諸塵篋無異夜光之韞櫝古劒之埋獄閟鬱半百年其曾孫致城哲卿一朝抱稾而訪余于雪山深處輒命以丹鉛焉余則欣然應之豈亦有聲氣之感不可以前後限而邂逅顯晦又

莫不有數而然歟哲卿再來告以印役將訖要有一語弁卷余又不辭而爲之非敢曰不朽公也將以播告于今世操觚者曰詩如何山方是自爲詩者也

一峰集序

昔晦菴夫子與南軒論當世人物而以未見大心泉生爲嘆不佞嘗誦其言而大之獨未知如何然後可當是稱也及登拙齋趙公之門始聽博辯偉論天人古今之融貫理事本末之該舉談道與論治一串盡之余則撫掌稱快而問其淵源所自則曰吾與弟文卿留心經濟大究周官之法開端則自仲氏矣遂出

其所祭一峰文盛述其平生志業專在活國澤民竊有慕乎三代佐王之風而降格與賈長沙范高平同其歸趣夫賈生耻大漢之不及三代至於痛哭流涕范公欲轉嘉祐爲雍熙以天下爲憂樂若此輩人千古無多而自其天倫揚扢猶以爲未粹未究則可見其眼目之大矣夫志不于當世而于萬古憂不以一身而以四海寧欲以已之苦而博衆生之樂以已之勞而易天下之逸如公兄弟豈非所謂大心衆生者流乎不佞於一峰公乍接偉表而未及承誨以爲大恨公没三十年其胤懷川使君正綱甫以遺稿七卷

屬不佞爲序不佞不能辭謹受而卒業浩乎滂沛燦乎煒燁其不可以狎視矣然其負抱之攄精神所注獨在於前後萬言疏中蓋自君德之立志端本以至修內攘外與招賢養士均稅改貢鍊軍擇將之要靡不綱擧條陳而說務必原其所由弊陳弊必奏其救之之方若言其著緊中宜則猶良棊之受敗局轉危於一著名藥之對壞證起死於須臾果使施措其一二要必使一域蒼生解倒懸而歸奠枕無可疑者夫然後方見其講究之精而揮霍者大衰季偏邦豈復有如許範圍乎且以今而回思 孝顯兩廟豈非所

謂盛際而自公視之以爲泄泄沓沓其遑遑呼籲若救焚拯溺殆欲爲之磨頂放踵而不自恤則賈生平世之哭范公先人之憂夫豈有古今之殊哉詩云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公之心事正亦如此彼汨於名利者固不足道世所稱瓌望碩儒亦坐其體用不全理事未融慣講仁義而不知保民之爲何事極論中庸而未及九經之義徒知滿腔皆仁而未能於皮膜外推出也以故授之以政茫然無措天下之事未知果將誰寄則識時務者在俊傑豈非如公之謂歟公之他雜文及句語皆警拔豪暢而

未暇詳論者以公大處之不在是也公於昆季中文格最高蓋公少時與息菴金公同學文章於申春沼之門並蒙奬許而主理主詞意見差異故其與息菴書原原本本深斥其摸擬粉澤之陋惟恐文與道之或二也此與甲午萬言疏同在弱冠時妙年卓識已能如此其亦可畏也哉公所歷三郡皆有儒化其赴溫陽也引見于熙政堂伏檻論治　明主動聽視諸龔渤海初見宣帝尤似卓犖未知太史氏能載其奇否不佞嘗誌拙齋墓愧非其任矣又此弁卷之託亦知以心期所在而顧此窽見徒能博觀於外未窺其

闔域只以影響說話潦草應副其何足爲公輕重哉然公家之與世抹摋亦已久矣寥寥數十年遽歸以大心泉生之稱自不佞始則誠不顧他人是非爾公之伯胤號一默者優於經學文亦遒健信乎屈產無劣駒鄧林無弱植也所撰拙齋狀不佞固歛衽稱奇矣他文皆極馳驟而不失作者軌範是豈但十峰肖見展矣息菴之甥也併爲序丁酉孟春日安東金昌翁謹序

燕行壎篪錄序

歲壬辰我伯氏議政公奉命赴燕計程有累千里踔

遠而以七旬衰疾之軀冒寒而往實有莫達之憂四弟昌業自東郊莊奮身從之盖將扶翊使節與共夷險亦欲廣足目於巫閭碣石之間以宣伊鬱也凡歷六箇月畢使利還若神相焉胠其槖得所爲壎篪錄者而讀之凡其行李間關提挈相將之意與歷覽次第備其繚繞之勢殆無乏思與遺境矣若在遼薊廣漠車上之雪尋丈玉河燈火長夜如年氍毹倚壁猶捫背以衛寒懔澶酪嘔胃尚努力以侑匙筯平生孔懷之私於斯爲切至其物大可觀則自秦城萬里接乎燕都八景偉哉形勝臺隍圜沼之宛在於是撫銅

馳而睨舞象不勝其俯仰慷慨一一皆於詩上見之余蓋反復吟咀欲著一語于卷端而未暇矣逮今年庚子 聖后上賓御製文字自內府出現富乎哉百官倉廩靡所不具而其中有贐冬至使絕句兩首上章云云下章云云所謂大臣即議政公也而所偕兄弟則昌業是已臣昌翕輒敢隨爲箋解曰雪天辭闕軫其寒也錦膺壺酒宣以法醞也均是使价而餞慰示別則乃所以敬大臣也憫其筋力之衰而喜爾骨肉相扶則亦所以寵便蕃也慨時運之周復而知有山河之悲則是歌詠之所由發也惟聖人通天下之志

乃能如此夫萬里之行鴒鴈相隨靡靡行邁無非黍
離之感所以壎唱箎和乃有篇什之夥而曾不知舉
皆見包於　宸章廿八字中猗歟其神矣臣嘗讀詩
至皇華四牡等篇竊嘆周之先王善能體下非後世
之可及而以今況古其所探情而叙勞也又有出於
馳驟飢渴眷顧家室之外者亦云孔厚且如宣王之
世韓侯出祖餞之者顯甫未聞王自設席仲山甫徂
齊吉甫作誦未聞王有所賦也以此方之其恩數之
夐異雖謂之掩前古可也臣又於下章之亂有所累
欷者矣噫滄桑有不盡之悲甲子回再造之歲體

宣廟朝宗之誠追　寧陵薪膽之志是固　膺情之
忳鬱處積有素寂寥大壇有未盡攄者則遲暮感時
之發不能不形諸句語然必屬之老臣若以爲可論
此悲者不知其何以得之倘亦曰毋念爾祖雪窖在
彼也歟嗚呼其悠矣夫以當時意寄之隆而九載秘
之有隕於昇遐之後事曠恩殊在下情尤爲悲悒且
抱烏號之弓保曲阜之履猶知非精神性靈之攸在
夫豈若兩章奎藻藴深而旨遠有可繹思者乎於是
薰沐莊誦意猶不足奉以爲壓錄之冠誠知猥越則
甚然非敢私諸箱篋爲萬子孫珍藏而已亦將以廣

示百世俾知夫周詩逮下之仁春秋攘夷之義具見
於斯篇云

隱坡詩稿序

右隱坡詩稿古律絶合凡百五十餘首哀哉寂寥其
將以是了其人耶抑將賢其人而不忍咳唾之棄耶
隱坡名命鼎字伯凝平山申氏也讀書志古窮居奉
親盡其懽嘗以處窮之道詢及師友務欲商量得當
葢質以聖訓貧而無怨固難於富而無驕矣樂與好
禮又高於毋諂驕者矣釣弋賤事而有時乎不辭農
圃常談而有時乎不答斯皆妙義適莫莽鹵者之所

放過而伯凝能一一審裁以從事其他隨事察理可知其無所苟矣又其窮如此若未遑於身外而念及一域同胞顛連而無告者恫若在躬慨然立說以均田訓士之方有所劈畫條件歷然惜乎其未試焉矣如將最其平生而一語奉贊則菽水未繼而能使慈顔常怡藜藿是咬而代爲肉食者謀是其行篤而志廣殆無愧於古人矣伯凝學問既優文亦暢意而獨喜爲詩者其於艱涸憂愁之來蓋將玩而忘之若回琴之娛簞瓢商歌之出金石適取其宣鬱導和而至若弱僮蹇衛霧宿風餐得之於山川道途間者乃在

夫廣聞見而綴風謠非直爲流連光景者也惟其情
眞事切故往往不期工而自工讀至其摹寫襯逼處
宛若身履而神融焉苟有具眼不以篇什之尠而觀
其深焉則可知爲性情所發矣余與伯凝一再接面
而傾倒則有之竊妄謂義理公物未可以尊畏前輩
依違失眞斯言出口動遭雎盱甚矣陽春之寡和而
伯凝於此不惟不聽瑩乃爲之解嘲一何脫洒及至
論詩袖出其閒居數十詠願受評隲余賞以一味冲
澹擬更細論矣畢竟存沒如許而丹鉛之任歸于衰
鈍豈亦有冥會而然耶賢仲用賓及胤君光彥甫要

以一語著卷端固寂寥之爲哀何忍辭諸遂抆涕而叙之崇禎紀元後辛丑八月日安東金昌翕序

安東金氏族譜序

我金之系乎安東幾至九百年而未始有譜譜成於今矣始祖曰太師自太師至公須副正中間幾世不記其名號或云初未嘗有鈌疑則傳疑愼也自公須副正以至于今凡二十一世而自其十世別之爲十一派異姓止於二世曾孫則註其下按文可見矣先君自少留意於此蓋嘗草定凡例而有未塡焉今之編摩實奉成規而爲之只異姓世數稍有詳畧耳蓋

譜之不立或寘眛其源流譜之不明又混錯其親疎是譜也以其遲成之故校閱旣精塡註無訛本支中表秩然有條而不紊允爲金氏之大譜自此至所不知續續繼書只依此例已矣昌翕竊觀今世家家有譜或有專心於此學童習而白紛者夷考其正倫篤恩則邈乎無聞如只按譜而指示曰某爲昭某爲穆某爲吾宗某爲吾戚而已至其疾痛痾痒了不相關善惡修悖各自爲心則亦焉用修譜爲哉所貴乎修譜者豈不以尊祖而收族乎尊之收之是所謂上治傍治也治之如何必也義率而仁攝之方可會萬而

歸一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惟我太師達權集勲磊磊軒天地固不可尚已若其飭躬壽後之道雖無徵於家乘典刑所在莫不靜拙是守謙約是秉爲士者皆華門圭竇處顯者猶丘壑雲霄的是有一箇規模寧可不知其所自乎曾祖考有詩以八百年清白爲隆於一時帶礪至哉訓也世世萬子孫所宜服膺而勿失也凡我同譜之人居住丘墓之或京或鄕遠近老幼之相面不相面必思所以合敬同愛恩雖未周而各正其倫所念者先德所奉者祖訓雖世降俗薄利慾横流而渾然端厚不失其世守則便是

萬身而一心千里而一室且將千世如一日庶無愧
於同譜矣

三淵集卷之二十三

三淵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記

石泉谷記
無名窩記
三碧堂記
藏淸軒記
東游小記
平康山水記
五臺山記
遠觀亭記

觀音菴記

三淵集卷之二十四

記

石泉谷記

踰龍華而西山勢擁阻有窈然爲谷而中藏小寺曰石泉環寺上下而巖壑溪潭之可遊者六七里寺居其間可四分之一而在上焉余凡三遊谷中而得究其勝其一去歲夏與龍華寺僧一行徑造瀑布所未覓其上下而返今夏又與家弟敬明步自西齋谷而來泝而上之至瀑布而止其源則蓋未始窮也越二日復從前路而入獨造深處其槩乃可得以悉記焉

蓋自谷口而入東行不數十步漸見溪水清潔中含白礫齒齒岸上松可十計株皆竦直森秀甚有清樾延北有沙壁清峙遇水而止其底卷入處色若朱砂溪水卽焉積清而成潭潭左右有石菖蒲被之葱蒨可愛余欲名之曰菖蒲潭潭東而行幾四五轉水道漸高谷稍逼水之來也多側瀉斜注上下擊石其轉委稍緩而後爲一脩潭狀類大槽旁有老木垂藤下盤於石上隨波動搖與之推移余旣心悅之名其潭曰流珠自此以往屢得潭湍率皎鏡潔白蓋從石之爲色也而其停也深則或紺青縹碧皆可鑑可濯可

捫而飲也然不可得以盡名焉最後得一巨潭長可五十步廣半之由中達外皆綠淨色東受峻湍有石之如鼓者壓之相望有一石北峙如山獸之飲者臨之正俯潭心余取其潭色名曰金碧無何巖轉路絕而有一欹石以接之廉利若劒脊僧之來往者補之以一條橫木名曰虛空橋余改之曰通玄越而稍北有廣石盤陁後高前下而前臨于清流可肆筵席而坐四顧峰勢環之而百草木成囷間雜奇花蓊翳紛披如有異香焉令人心醉乃名其石曰迷花北望有大石屏便便壁立其色碧青其勢甚壯其下根之入

地不知其幾百仞而其上面削成而瓌奇者可數十仞其隙有千章之木負勢競上望之如空中物焉乃名以九疊屏屏盡而南折石磴屢轉而瀑布出焉其略乃一大巖石却立幾四五十丈其上陡折者可三之一焉瀑從上直瀉而過陡折則布曳逶迤而下徐注于潭中稍再則當一勢濼射矣瀑上下俱有一茂松挺生肅然有風氣流沫之散于其間者化而飄洒風過如素雲之紛綸焉遂名之以素雲瀑緣磴而轉下睨瀑布益奇姝日影下布光耀自相映發有難以名狀者余凡三造乎此而每見未嘗不鮮也從瀑上

而望丹樓出焉是惟石泉寺也左寺而東轉入幽敻
呀然而兩谷折焉南曰小檜谷北曰大檜谷谷有溪
流合注而爲二丈水簾承以澄潭爲勝甚端好兩旁
有立石對峙若作洞門者而水貫以流人遊於其中
如畫信步而前入所謂大檜谷者榛翳絡石若無前
路而忽得水簾及立石大類前狀而水簾之上加有
二淺潭清駛可弄立石之在右者纍若重壁而自下
達上又削成而方側生嘉木花方盛開比前所見益
奇麗就其底而坐洞勢若覺通豁而左右羣峰多麗
崎秀媚雖環繞而不迫人余顧而樂之不欲捨去然

欲更前則水源漸淺意其上更無佳處乃舉兩水簾而名之曰上水簾下水簾又名立石曰門巖以上下次之到寺觀所謂石泉其出於巖罅涓涓不絕如有抽引者僧言此未嘗以水旱爲盈減自古而稱甘露云試酌而飲之甚寒而清雖帝臺之漿不是過也南峰有石壁斜倚遠與寺樓相當有瀑當中而下其來飄飄然迅若箭馳而其末則入於窈冥而無窮焉意欲就其下仰觀而不可得乃名以飛來而去也寺西有峰脊南向翔下至所謂素雲瀑之上而止登之可覽遠近會雲靄不可以極望惟於雲木間隱見谷中

泉石離離可辨乃名所登曰紫雲臺捨臺而北步武轉高緣絕崖無外蓋乃九疊屛也回見南峰之瀑猶遠遠趂人若雲漢之竟天也僧言此水之端舊有蘭若又其上蓋有高麗所築遺堞號爲鳴城云屛窮而山勢漸夷乃抵一嶺是惟龍華之西支峽人所謂餓嶺者也蓋至此而觀止矣

無名窩記

伯父既作不知菴納小子記矣又謂猶有餘地在其東叢桂峰下間溪百餘步而近遂就而縛成一窩曰無名不知故無名無名之受乎不知妙矣夫名者衆

人之所趨而逹人之所遺也然而有名利之名有名
相之名其謂實之賓也者以近爭而外之也其謂萬
物之母也者以合有而存之也令以伯父所在言之
名利之名白雲嶺以外事也據谷雲一谷東至于傍
花溪西至于疊石臺乃名相所存也始谷雲冥翳千
百年峰嶺溪洞樸無名號名之自伯父始嵐山籠水
之名土人之樵牧者今皆上口及至華陰品題逾繁
涓流拳石皆被其賁然無何而以無名了焉乘而須
除豈其數之自然歟將惡其名之甚并與其命物者
而收之歟小子之所未解也然竊敢謂名之可去莫

甚於利名而若名相之爲名則或從形或配實而已
天下之物未有不帶名而生者也有理則有象有象
則有名卽名而理焉名乎名乎豈名之而後有哉白
馬之白長人之長形色然也山是山水是水天是天
地是地且以鴻濛之鴻濛而鴻濛之號及焉混沌之
混沌而混沌之目加焉被之名而不能辭物理則然
況於人乎古之惡名者莫如巢由去其名利如去其
瓢獨不能去其巢由之名至今名其人曰巢由名其
處曰箕潁我東淸寒子亦其流也五歲之號在谷雲
者幾百年如一日然則無名之名其將爲揚聲而止

響乎豈亦有說哉自其有者而言之則無物非名自其無者而言之則惟道超名自有適有不如自無適有自無適有不如無適無適之謂道也老子之言道吾有取焉曰無名者天地之始有名者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夫混無有而玄之者至人之所遣名也知徼而不知妙則泉庚是已乘舟而浮於海送者在崖而適往而不見其崖去之遠也今之嚚嚚皆不離名利之崖者也間能去之矣或不能超形器而返自然亦名相之爲著也夫旣滯而不化有物於靈臺則其轉而淪乎名利眇忽而天淵

矣豈不殆哉若是而謂之曰有名不如無名伯父之
去彼取此其返始守宗之謂也夫其委形虗漠沕其
聲迹物我都盧誰某不立觀室於未始有室之前寄
號於未始有號之初脅乎體合希夷矣若乃卷舒之
用存乎杖屨左天根而右月窟皆吾目前三一之爲
亭也含清之爲門也叢桂之爲峰也石門之爲塢也
東至于傍花溪西至于疊石臺昔之所題品一一依
名而住乘是而遊或至出白雲嶺者有之蓋以太始
觀一室一室太始以太始觀一谷一谷太始以太始
觀一世一世太始以太始觀太始太始太始放之則

萬象森然莫非名也收之則一眞渾然稱謂泯絕妙乎徼乎白耶黑耶何有何無何名何不名是則無名之無未可以增減爲解存乎顯微之間可也以是爲無名窩記

三碧堂記

玄君欽甫從千里命駕訪我於檗溪之中時方窮陰衡門之外雪至尋丈炯然一燈相與作土銼中語已而相嗚咽也如是者凡三夜談話之所繚繞三周月出山矣臨別欽甫以其堂三碧記爲託余謝以已焚筆硯則欽甫曰余知子悰緒矣若他文則敢以煩子

子之先君子嘗爲吾翁作竹林亭記則今其文尚壁
上畱也子豈忘之哉吾堂於斯亭卽其同宫而爰有
一松一栢以承其檀欒蔚然庭翠合焉若是而名之
曰三碧嘗請于尤翁得三大字矣余問尤翁之筆尚
在乎曰在曰何從得之欽甫欷歔有間曰是殆尤翁
絶筆也耽羅之船明日發而今日寫此乃在萬德之
白蓮寺時鯨濤簸岸死生在前而人客之自崖送者
方且乞字如雲無敢以舍達之説廣尤翁尤翁於此
請似是愛其名之意爲多以故其筆分外奇勁今揭
之凜乎其霜幹雪莖與庭碧相低昻于以寓俯仰瞻

挹之誠一視諸竹亭文而無間焉吾堂雖小所重有在爾余斂衽起坐泫然而應之曰欽甫之屬以此有言無言之間皆吾所不忍也嗚呼葦嶺之南以際大海先君與尤翁心迹盡此而公議之在世者至今有未定焉子之父子在南土中特能終始慕用不以禍故而少解至使片蹄殘墨無恙崑丘烈爐之餘而碧紗璇額之奉邂逅精神之斯會夫存其蹟所以慕其人慕其人所以崇其道崇其道所以勵其操是其爲心之貞雖謂之獨也靑靑可也以是心處斯堂吾知其無所愧矣亦見其所寄者遠矣石室之茂華陽之

悅先君與尤翁蓋嘗以此託契矣子之家庭竹林之韻又將與之不衰廣而言之是又三碧之義也嗚呼其奇矣今不以山川有間隔不爲寒暑所移奪雖百年可如一日雖千里可視一堂惟我兩家爲同調者如此而若吾所居最爲陰峽耳寒松苦栢澗谷所不乏獨不得此君而忝焉其將盤桓於此而矯首南雲以寄清血於風玉之所而已

藏清軒記

余有遠方之友曰懷川宋伯成寔雙清堂之後裔於其所居雖山巖壑之間置屋數間養梅一本名其軒

曰藏淸蓋將老焉始伯成飛書雪岳問余以顯晦語默之道余方冥棲未暇詳對只寫龜山詠梅詩去矣不意其犂然有當持以揭軒也伯成生於鄒魯之鄉能及兩先生在日得受孟子浩氣好辯之說長則尊其所聞軒然任道之意風力甚勁俄知其有所窒礙則退守括囊之訓將以向晦入息亦可謂知其時義矣且孟子之所以爲孟子豈易言哉始於知言以明善終於集義以誠身夫然後千萬人吾往故距詖淫以承三聖者儘有次第今無此本領而只任一時意氣慨然攘臂乎彼是此非之間以是認作浩氣自託

於聖人之徒知其淺矣余所深懲乎旣往聊欲與伯
成同歸爰及其梅臭味無間是以樂爲之說曰陽氣
潛藏於中美厥靈根此非揚子雲之名理乎夫梅得
氣之貞冠乎百卉固能凌寒而先春矣然必晦根者
深葆眞者嗇然後達乎蓓蕾而香色敷焉不然而遽
露芳意凌厲氷雪之間其免摧剝與閼縮者無幾曷
若藏密養完以時舒拆眞收驅臘之功哉斯龜山所
託與延平贊以爲氣味深長蓋亦衰世之意今雞山
之梅可謂得其所藏而自有韻格迴脫塵氛故其相
親近者山月之臨軒而已伯成於此試亦默坐澄心

以驗夫未發氣象則其有得於相傳旨訣者必將洒落與詠梅話頭互相發明以是守雙清無盡之藏豈尋常繼述者比哉

東遊小記

普門菴在雪岳東側自襄陽登岳菴據五分之四而高焉南對雪岳萬峰負勢競上箇箇竦厲凜然有不可干之色菴前近地有香爐臺奇巖層積坐其上指點羣峰令人叫絕其捴攬衆妙之勢與正陽鳳頂略同而若論其劒戟圖畫可以驚心動魄則彼反有遜焉自內山五歲菴踰嶺而未及普門六七里許行跨

嶺脊而東向俯視但見其萬劒束鍇千戟攢枝屹屹
直上騰騰飛動乍遇之令人錯愕終焉喜忭便有朝
睹甘夕死之意嘗覽海內奇觀惟黃山圖似之或恐
其瑩秀森疎勝此而有未可知矣普門菴東臨大海
可觀日出下有萬丈簾瀑其爲具勝邈不可及
食堂泉石在普門下流十里地而巖泉洒落洞府宏
暢夾以丹崖翠嶺而不至襯礙雪岳遠峰層現於雲
靄間者隱隱可坐而挹也若以諸山泉石逼較而定
品則此爲上乘無疑雖如曲淵之十二瀑支離谷之
九淵造化雖巧不合於徜徉枕漱自當別論惟閑門

巖水簾洞可相高下而猶嫌其過於幽晦谷口有數
三佳處坐地欠妥帖石理欠瑩潤不無愧色外是而
萬瀑碧霞潭松面僊遊洞華陽葩串洞尙州浘泉崖
曦陽白雲臺皆不能盡美無疵碧霞有激射之快而
地步苦窄僊遊有幽敻之致而風韻不足葩串以盤
石見長而太覺板冗浘泉以玲瓏爲巧而全無映帶
惟白雲臺上戴碧峰下展白石差可俯仰而猶未具
森列停瀉之致令人意味易窮焉可與食堂等論哉
自餘瑣瑣不足與較雖有一二未經眼者間有名稱
而參互見聞槩未有傑然者吾東泉石之觀蓋止此

矣

土王城瀑布在食堂十餘里許巨壁叅雲瀑流中劈而下壁既展廣流不屈曲其勢甚壯毋論上乘寒溪瀑名殆可與開先爭雄若論其高則不翅數千丈海風江月之句惟此瀑當之東距滄溟不滿二十里祈雨時人有溯其頂者水源頗豐大旱未嘗斷流自前往來者只從道上泛看一番稱壯未嘗爲之闡揚余停策良久細看其北邊對地有一土岡可以攀上若就其顚作爲一臺則爲嶺東一快觀也

靑鶴洞上下十餘里窈窕幽敻殊不淺野大率多兩

崖嶄絕淵水沉墨若巨甕蓄黛沸成層湍或連亘數百步間有展拓宛轉處頗可漱弄所欠水不澄瑩石皆玄黷觀音遷以上夾溪有圓峰峭壁可供眄挹者數三處石潭記所謂石門求之邈如也食堂巖則廣可布百人食床而無奈其石色醜黑坐勢欹仄鏡潭亦欠圓成若比襄陽食堂則不翅奴主之別坐巖上衆峰環衛儼若鬼神西北矗雲峰巋然雄峙氣象可畏一入洞中若與人世隔絕幽致亦可悅也沿溪西入歷抱回巖負回巖行可六七里至九龍淵觀其結局短窄不可與楓岳支離谷爭雄而最緊者一淵輒

一瀑瀑淵相承層層成級勢若貫珠其爲首尾只一百
餘步而東西緣巖左右斜睨玲瓏歷落足爲奇賞也
自下而數凡五瀑高可二三十丈而第四瀑最妙所
謂鶴巢則乃在別澗去龍淵幾數十里巖泉無可觀
故不往捴論一洞之勝則食堂巖以下趕不上萬瀑
百淵而九龍淵則具體而微粟谷品題恐不免爲溢
美而契玄僧名之欲以此壓倒葩串萬瀑者多見其持
論不根矣
鏡浦臺外海内湖具從容闊大之致足爲天下勝覽
不知如何而登之自令人終日志歸然須廣披襟胸

大著眼目而後可領其要間有小眼潔證者規規吹索於渚涯之間而謂無足觀則亦淺之爲知也香湖瀟洒可愛無愧於牛溪題品而亭閣所據稍似低微若以文章爲比則鏡浦爲大家而此爲名家其猶王孟之於李杜乎

華巖寺在彌水坡東側環擁素嶂俯臨滄海坐寺樓可觀日出下有六七分泉石清絕可賞水碓相連周繞禪房南嶺有聖人臺巨巖平帖可坐百餘人南挹天吼山東俯永郎青草兩大湖縹緲憑虛令人有褰裳涉海之意

平康山水記

余少侍伯父飫聞山水之談數及乎出宰斧壤時所嘗歷覽若本縣之青龍戲靈伊川之廣福乃其選也余則欣然便有躡躅之意而東西睽背乍近而輒違之至老未償債矣今以兒子之繼典斯邑往來得便亦有宿疹欲試浴于伊川葛山則五十年所憧憧者始在馬首矣俶裝邁往褒輿自勃勃也時乙未季春之既望日氣暄淑雖有飄風而不害事出縣門而西莽莽數十里大抵是荒坡斷隴參錯以赤泥黑礫無可擇步至注坡差有墟落林藪之致歷鵂鶹遷忽若

地裂身墮于萬丈坑底南是皮木遷北是朱土遷谽谺對峙繚繞作羊腸而大川貫其中乃發源於分水嶺者也村民以筍輿候于南遷乘以涉川迤抵一村曰城洞稍有寬地四隣出耟不絕吔牛聲綴岸杜鵑花間見籬杏拆紅午飯上朱土遷其險倍甚於南遷遵磴欹仄而轉折折愯神俯視窅黑斷坑中藏得無限峰嶺高可百仞尤爲奇詭不覺攬轡而興嘆也二十里踰古立峴遙見廣福山突兀撑空東北有數三峭峰從傍闖呈從者云靑龍出矣漸進而層現疊出者皆刻露戌削骨癯而色鮮一洗所歷之荒醜蓋山

據坎位其辭樓下殿之勢蹲蹲未已磅礴乎西南殊
不卑弱於是乎有三清書室焉余始欲遵直路穿山
而西直造乎巨瀑如是則與三清左矣遂取道三鄉
迤向西南而往谷轉川平儼然良田美丘入眼數舍
實愜流憩約行三四里抵三清焉講堂凡三間翼以
左右齋寮面東而立溪水繞院右旋掉尾作大湍澎
湃之聲滿耳溪北八九峰騰翥成列倒影于潭中潭
西南側立數三丈蒼壁遮護潭心與爲沖瀜村人方
漾網于其中焉余心樂之揭跣而坐湍側石面滑仄
不便潄弄俯仰巖阿殊未嫩媚襟抱亦欠夷曠猶能

自成格局可無遜於永之玉屏報恩之尚賢矣校儒數三人居山下者來會與談古事蓋是書堂之設肇自楸灘吳公而荒茀百餘年得李友同甫按址起頹大約依白鹿遺規養儒聚書秩有條序而惜乎留不能久後無繼修之者只今屋存而政不舉向之絃誦之宇方爲傭奴田婦所僦占煙火熏涸塵堁成堆扃除間蓬蒿滿目雖有澗巖臺池亦何由助發精彩乎其亦可慨也已遂循來路北越莎峴輿出萬峰間犖峭夾鞍若左右佩劒歷數曲荒隴見一大川自伊川熊耳呑而來上有舡步可知其深廣而陡然作瀑於

其下承以大龍湫其偉莫比遠而望之但見其白沫騰空濛濛作一團滾雪若有紫煙籠其上余乃捨輿循東邊垠堮而進十步九跌若北面趨謁之爲者竦身即之霆霹奪魄亂潨所激射體爲之栗徐乃細絜其瀑身高可十餘仞潭廣劣十畒西岸離列以蒼屏水道循此窄轉始焉長趨闊步一何浩漾方其赴險雄入也若楚覇之沉船向鉅鹿大肆喑啞及夫盡情亂擣又如勃勃統萬之築萬杵齊力聲節奮猛觀者爲之擦掌莊生所謂呂梁懸水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惟此可以敵之猶有餘憾者潭瀑之際終欠大展

拓而對玩無妥地聞同甫所作卧龍亭基在南岡百步外地而薄暮未暇搜又聞晴晝輒有雄虹揷潭中景色益奇幻伯父記文亦云而恨不撞著也回緣東磴歷玉巖踰鷹峴及雙杵峴至社倉宿李二萬家夜雨一犂朝猶滂沲午後乘乍霽披蓑北馳歷後野夷曠可喜渡乘鶴川卽瀑布上流也直北有路走安排嶺可達于戲靈山將向廣福則分歧于所謂大門衢者自此西入石路艱窄凡行三十里至檜木衢欲直達廣福而雨猶不止山路險夷與日力長短有難忖度與村氓屢次詢討而罷翌曉快霽猶有霧氣冒以

乘輿登登犖确而進擔夫數十人迭替猶頳肩約行十里始達于安排嶺上安排凡有二此其小者也嶺是萬峰腰脊截脉横磴殆與穹蒼磨也北來蜿蟺之勢若盛而不過而南騖益聳秀環匝爲數十里圓局白雲布之浩渺若萬頃銀海中閟聚落隱隱雞犬之有聲余憑二萬指頭領略其彷彿西有石峰對峙呀然爲一谷捍門山溪形勢天設甚奇巧邂逅添著以雲景變態實平生之罕覯也繚繞盤崖而下不翅百步九折若蟻旋磨遞低一層而轉夾路松石幽曖饒古意崎嶇五六里始達平地秣馬于金姓人家僊倒

一餉從者報以霧捲曳策出門而望東南疊嶂劒立千仞頗似天磨之萬景臺所見土人謂之艮巖山其上有靈湫多產僊稏人往輒霧羃云朝景旣朗矣谷中四五十家阡陌了了白沙翠阜縈帶如畫信脚東行至一板屋扣門而問爲誰乃平康武人文奮善也戲約以來僦半年則欣然應諾無何出谷以文弁爲導行至捍門觀所謂釜淵伯父所嘗稱奇者是也白石平湍上下作釜摋無甚激轉而有演漾之致論其品流無愧於萬瀑華陽只是數十步而止太覺淺短若移諸村間用供晨夕枕漱則爲愜已矣巖上刻朴

士元一律以在嶎薄之會字磨過半矣谷口一峰尖秀聳雲表與泉石相映發土人稱以笠峰云沿川而西沙路夷坦至櫝里村村人知余至艤小艇以濟之登岸曠然南北有千里之勢沃野散店桑麻甚盛㫁巖八九峰隔水可挹以余所歷選者評之罕有其比惜乎無風流主人賁侈物色也村有申座首鼎賢者年方八十七率子姪杖策而來携酒相勸韶華滿面語音鏗然自述累代居此兄弟凡五人無故伯齡九十季亦踰七十而親族接籬而居者僅九十人云午飯而發避兩險津越一峻峴度橋歷貴塘一般風氣

自令襟抱舒暢二萬從焉有指示川源所出隱約可見者曰永豐自此爲安邊境云迤東得一溪曲折屢渡而北至温井滿谷硫黄氣郁郁觸鼻始欲發嘔而旋定觀泉所觱沸在別館後巖根其底是天成石甃四圍盖匣則人工甚緻承以長槽泱泱遞注皆用石爲之分爲八湯甃廣五尺脩倍之前面鑿高下兩穴下用以蕩穢上則盈科而後放之導其下流於砌上懸注丈餘爲沐髮之所此則他温泉所未有也人浴時先澡上體而入湯甃方無上熱之患八湯廢五而用三余占其左甃而禁雜人無溷汎掃別館以處之

在泉源東頭又東數十步有僧舍處地幽敞儼成拱
抱卽　光廟時行宮也周覽其莊嚴遺規可想貫無
限功力僧云階砌之材皆自廣福輦致而又云　光
廟始尋此泉因誕葛之蔓而得之故謂之葛山又東
數十里有吉城菴乃葛根所窮亦有莊嚴之迹蓮池
猶不廢云余試浴兩日日三次依例先沐而後浴沐
猶踈快浴則難耐久坐湯中水及顖底鑠鑠淪肌額
汗珠滴于水面出杆眩倒過一炊而始能擁衾進禨
臥聞傍甕有諸人男女之迭浴者皆呼觀音菩薩以
志耐苦遲速晨夕喃喃可供一笑蓋善耐者至五百

遍否則百餘遍而止余浴時倩人默志其數亦能三百遍云浴止七遍未知其利害而但覺垢去身輕睡味亦濃枕底溅溅聲不厭盈聽拓窓四望花月皎然始聞子規之呌可忖山深也鄉儒自兩西來浴者數人往往叅會與論同浴事宜貴塘居金夏益來見以所作科詩取正廿一朝略浴而發歷訪夏益其父某亦出覲與討高達窟之勝約以待秋同尋焉過來時所度橋又涉其下流行二十餘里至黔洞谷猶是伊川地斧壤擔輿者來待于此矣午飯而行南有疊嶺認是廣福山背而磴底有數層激湍石色頗皎潔忙

未搜閱可惜蹣跚十許里到德巖嶺脊所謂德巖蒼
貌高踐望之殊儼然也嶺上立堠曰去斧壤百六十
里可見幅圓之廣而北指雪雲諸嶺盤紆無際以東
西疆埸而判之熊耳呑當屬此邑而伊川踰嶺而有
之如安邊之於永豐均之失停當也兩谷之水皆自
北出而南走幾二百里合流于伊川治東自德巖以
至廣福等山皆在包絡之内而又行三十里至安峽
治東與分水之流合焉是爲靑龍餘脉所止云下嶺
十里至鐵坪村家少歇熊耳之水汪汪掠門而過主
家有童子頗端秀方讀書于吉城菴自離葛山憧憧

於此菴問其程道不過四十里而險絕難到云橋渡前川歷場原越一小峴頗峻至隴屯日已落矣夜微雨朝猶霡霂山氣倍覺葱朧騎行未幾乘輿越小峴東折而入始占深寂洞口雖無大段關目而澗邃林森幽意不乏溪流觸石礫礫鳥語之相和愈往而忘疲屢詢蘭若所在邐迤多曲折雖已深入而前面益覺顯敞約行十五里始見杉栝成圍圓峰出其上可忖菴邇也負崦有數村皆斫畬爲生無此則僧徒不耐寂寞矣又進三四里始爲深寂菴是菴開創稔聞其顚末矣祉王秦成者自香山率其良工而來所以

繕構梵宇者一倣香山而爲之若吳寛之營新豐乍到其間宛若致身於上院賓鉢之間仰見山勢圓重色相蒼老便一香山也乍憇廵簷而行穿歷堂奥檢閱其間架則種種具宜曲曲藏用以及乎庖湢井臼而無所缺東頭祖室貝函充棟亦創菴時所待可見其人用心之微密矣菴成在甲辰伯父涖邑時因乞題詠于先考先考口占一律而投之成即摸刻以揭板猶在東楹瞻讀不禁愴涕先考在東州所與成札其孫沙彌淨眼者藏畱菴中出示凡六七紙其淳實可尚菴南六七步有巨巖隆起上平爲壇北望見性

菴舊基岌岌雲蘿之杪不可企及聞其側有戲朗禪師入定土窟山之得號蓋有由云菴西剡木取泉四時不絕菴東數十步大井甚淸洌井東有大陂茭塞其半成之始胥宇欲塡陂安礎而力屈而罷按其面勢平敞承眞脉爲勝南有遠岫縹緲呈奇乃廣福山也余兩日留菴便似小年頻候簷晷問夕齋遲速而猶未亭午也間間陟壇看雲循槽弄泉退坐南榮默數老杉株數如是恬適足可忘年而初不爲久淹計者恨也嘗聞伯父携雪沙李公讀書于此可知無朱墨冗撓而今則官事絲棼爲太守者埋頭不擧社倉

散糴外未有閒步奚暇讀書之夢乎古今同不同如限春皇冬覇艮足一喟廿五日下山始見澗花爛發倍添幽致二十里橋渡榆淵傍有小艇虛橫岸東西煙村歷落左右望而行到安排嶺表裏可十許里勢峻石稀輿則勞人騎行可無窘也南踰至大門衢始與初路會矣晡時到社倉憊倒噉夕粥而息昧爽促食越雙杵峴及鷹峴溯澗遵磴而轉是爲青龍西麓而巖岫奇變比初睹倍勝當知忙搜與徐玩故不侔也東有絕巖挺特百許丈頭戴一朵鵑花若作髻飾余欲錫名曰揷花峰遂卸輿于路左斜睨泉峰層累

若化城僊樓者種種逞巧在金剛可居中品而惜乎無管歲歲被野燒所剝蝕未有濃翠之增媚矣披榛行數里到青龍菴遺址天然位置雙檜儼立所踞雖巉絶而前留餘地巧成層級列岫環拱亦不礙道場幽敻森朗實爲寡仇同甫來時値其新構可想有無限興會而今焉破礎爐椽殆不堪著眼東有一間板屋列置數十軀羅漢亦甚凄凉北有繼祖菴廢已年久羅漢自此移來而西岡有浮圖卽一空和尚所藏骨云踰莎峴秣馬于古立峴底小憇注坡而還

五臺山記

余於嶺西名山遊歷殆遍獨於五臺有五十年未償之債憧憧往來于中者勤矣今歲仲秋來住臨瀛之湖海亭山在境内益增翹想擬於西還之日必欲攀躋而念無與爲伴乃屬李院長澤之與同杖鞋高生達明亦願從之約以丘山書院爲會所閏八月初五日余自湖亭移次高生家詰朝啓行澤之則自其家先往西行數里歷瀛府登駕海樓周覽少頃而起十餘里歷乾金村竹樹成圍間有園亭隱現可喜行到訪道橋涉川登鳶魚臺激湍茂松不無幽趣此是十餘年前宿踐也重到依然澤之季胤碩東及金君應

鏡皆講書于湖亭者悵悵惜別來待于此同到書院與章甫十餘人列坐叙款澤之先已在席矣入廟瞻聖像展拜而出院儒設酒及食食了行尋嶺路路左泉石自詠歸巖以上往往可賞最上得一處石勢平鋪承以圓潭比諸詠歸似勝之無何至馬厭峴詰曲作羊腸勢頗峻急人馬皆疲遂就其岡脊歇鞍少憩辛金兩生自此落還金君解所佩竹筒傾出別酒勸余可知其姚變難捨也歷熊坐峙愈進愈仰略無轉折所履皆犖确無可改轍殆不勝困頓寸寸艱進幾五六里嶺窮而海見軒豁無涯俯視鏡湖僅如杯水

昨之舟行沿洄者知其窄矣所謂大關此爲到頭路始坦易純土無石比諸彌水無異康莊始憂難達而過若容易顧語僕夫以稱快踰嶺而西皆厚土豐林赤木攢立鬱有古色在他山所未見者也夾路楓林半赤似已經霜地高風氣之早卽此可知往往沮澤夾以黃葦隱若藏虎至其曠然受風處冬行多凍死云到橫溪驛日已含山矣投宿村北一舍卽澤之所居停也房室穩愜困睡頗濃夜有風雨和夢而聽之隔籬喧譬虎以豝去云是日行六十里初七日以雨未早發路上霏微不已身著油衫而行岡隴陂陁有

遠勢過高橋及廣崖大抵行密林中森邃蒨潤別有
一種幽致榆木亭路右多水田屋舍儼然士人姜姓
者爲其洞主澤之往訪余坐大樹下乍憇村堠識面
於湖亭者供濁醪頗潤飢腸自此捨珍富大路北向
月精是爲省烏坪野色蒼然僧徒布路而來問著皆
月精僧乞糧於嶺東也念肩輿無人拉欲還寺佯諾
而賠遁者不知其數野窮入谷口老檜千百株夾路
皆合抱楓葉爛赤與之交錯小憇沙彌臺臨水岺暢
以待澤之追到又進三四里到金剛淵淵淵廣可百間
左右列巖妥帖可坐中成魚級春時餘項魚競躍如

龍門遊者稱奇觀云入寺觀法堂宏麗寡仇前有石塔層累十二級傍懸風鐸上擢金莖規制甚巧僧言是塔與擎天大寺兩處可甲乙云梵宇之肇蓋自新羅二王子淨神孝明至　光廟益加莊嚴使國師信眉掌其建立以奉祝釐考諸事蹟而然矣暮宿三寶房雨色冥濛霽意漠然澤之與寺僧卜度陰晴頗有說話余謂此老前後遊山未嘗以雨敗意今若不利則無乃同伴之爲累歟抑此漸衰清緣亦薄而然也相與一噱是日行四十五里初八日晴催整笥輿僧故遲發却令游興深長三人聯輿直北沿澗而行初

地巖泉幽潔可賞約行十里度一木橋兩岸對截天然作橋址清湍瀉中有琴筑聲迤西陟一麓得小菴曰金剛臺幽奧可棲又進數百步史庫在焉萬嶺扶拱若有百靈擁全上下兩閣下閟金匱上奉璿牒繚以石垣頗低小距林數十步作火巢亦恐太偪窄也左有靈鑑寺守僧與齋郎所住營建蓋自麗代壁有金富軾記文覽訖踰北峴十分峻急艱步循澗道度橋三四皆以百尺杉板編成下輿坽蛢凜不可度東有別澗來滙窺之頗清幽穿去可達于襄陽金淵云有神聖窟在其側古名僧所棲今爲廢址矣行二十

里到上院留僧備炊而直向中臺攀躋可十里逕多
艱棘歷獅子菴到金夢菴取名泉飲之不甚冷洌而
甘軟易接口其味宜居上品恨不令陸羽瀹茶也盖
五臺泉各有號此爲玉溪水西爲于筒東爲青溪北
爲甘露南爲聰明云菴後石梯層躡可數十步至舍
利閣後有石築成壘者兩所有巖承之巧排壇砌天
成非人造僧云自此至王峰累作咽喉節節有石築
云所謂釋伽藏骨未定其於彼於此而寂滅寶閣在
石築之前只是空室有若人家之丙舍然晨昏香火
自金夢守僧奉之坐前楹擧目雲山盡數百里遠近

峰嶺擁護若神求諸他名山罕有其比果是第一風水則未知其蔭注所產祉者歸於何處僧輩言一域萬衲之命蔕的在于此非此則佛種滅矣其言亦可笑也降至上院周覽殿閣與廊寮間架旣夥藻飾亦盛階砌皆細石精礲緻若疊璧自慶州輸來云而有鐘制巧而聲宏蓋 光廟來巡時百官景從今之僧寮皆當日寺廨云左有眞如閣殿畫文殊三十六變態可供一笑午飯向北臺轉入蒙密中多滑石易蹉跌澤之高生捨輿而徒余則堅坐不下甚矣其衰也自逸勞人雖知不可而亦無奈何坐輿上猶苦脅息

僧輩之顛肩可知直上十餘里岌岌有仰而無俯險
極勢轉髣髴有光騰躍而上若陽神之出泥丸自此
始轉峰腰而猶困巖崚未能坦行又越一脊乃到北
庵高深曠朗揔有諸勝比諸中臺渾厚不及而疎豁
過之入望遥山空翠接天似是太白近地而環之以
疊嶺複嶂最近者歡喜嶺一名三印峰拱向有情適
又景色明遠天宇泬漻萬楓耀日紅遍院落有木杉
葉松身而皮微青儼然攢立半山皆是木也所謂甘
露水活活注槽中味同玉溪除是易牙方辨淄澠耳
少憩蒲團白霧羃山坌入禪室咫尺不可辨爭喜到

菴之早得悉領略也菴主竺敬曾識面於雪岳入山得信息値往中臺悵若有失也乘暝追到曰幾交臂失之相與談玄亹亹忘疲入夜霧氣頓褰弦月當空朗然萬象之表飄忽欲擧獨恨擔僧滿室有抵頂交跖之撓丈室雖淸殊乏澹一氣味到曉凡再起散步紺園敬衲隨之月影相參可作三笑余問敬衲以老來所得但云惟看一心外無餘法而間爲衰魔所攝不能純一擬作三年死限終臘於此菴君來同榻幷喚主人公不亦善乎余笑曰諾是日行六十里初九日晴早起下山敬衲乂手輿前而笑曰他日來時除

此物可矣下山之易倍速於上山而曉霜石滑不利
用輿身若隕墜步步脚酸回視昨宿之所若在兜率
殆不可復攀矣到上院朝食將尋西臺截過中臺之
交逵便入藤蘿若無蹊逕蹋石厲澗迤上一岡篬翳
塞路頻頻下輿而憇隱現林杪舍利閣在望令人神
往登陟之勞比北臺減半無何到菴菴於年前經回
祿新構板屋甚靚緻又其位置妥愜風氣邃密少憇
覺神定高僧所謂助道之境豈此之謂耶余謂高生
三年讀易于此庶有契悟君可從余否庭際苔草沒
脛使僧輩掃以松篲滌去荒穢往尋于筒水處僻而

色潔似勝諸泉味則一般甘香世稱漢江水發源於于筒當初所取含意必有在豈百泉同注而固自有長庶之别耶未可知也還到上院聞有兩客自新里來催輿上中臺知李斯文叔平及宗人君實來踐湖上之約可謂信士亦奇會也輿僧急於乞糧未能遲待亟循初路而下過史庫交逵中間得鶴潭水石頗噴薄在他山可居中品西有絶壁嶒崒臨潭亦饒幽態到第一橋愛其淸幽與澤之臨水同澆飯韻味悠長聞有菩提可經一宿往尋之窄陋無可觀回輿下月精坐一餉二子追至一笑叙款聞其冒雨踰嶺備

經艱辛尤愧其有信也君實餽以筐栗而鰒魚松芝之出自叔平苞苴餉餽蕭塞之間風味殊絶是日行六十里初十日雨與諸君同留禪房觀雨滴松杉迸于槽泉淙然也余修遊記使高生寫之蓋是山爲器重厚似有德君子略無輕儇尖峭之態是一勝也穹林巨木大幾百圍至其叅雲蔽日隱若疊嶂清寒子所謂草樹茂密俗子罕到五臺爲最者是一勝也菴居森邃在在可結夏是一勝也泉味佳絶諸山所罕有是一勝也有是四美宜乎名亞金剛而揭其長處較夫峭峰壯瀑未知其誰爲甲乙也若余之歷覽諸山

以是山爲玉振尤爲奇幸蓋俛仰再撫自在幼年而皓首來尋方嘆相見之晩是一幸也今年非常年逃生險巇能辦斯遊是一幸也山外遇雨理屐便開霽是一幸也楓葉之赤淺深適賞是一幸也孤與難周而與四公同做跌蕩是一幸也以山之四美合余之五幸奇乎又奇俱不可以無記遂忘拙潦草納諸行槖而去若夫衰疾支離之後朋知睽散之際覽此亦可以遣愁而舒悁非謂是山勝妙盡于此記也

遠觀亭記

吾友金顯甫於所居龍江之上鑿沼種蓮名其軒曰

遠觀遥命余爲記甚勤也夫蓮有是德賞之者濂翁知已之談已自高簡復何猥著註解乎無已而以比物連類喻吾人相與之際則猶有可言者吾與顯甫别乆矣阻闊以山川泂換其齒髮間憑札筒以擬顏範而猶有瓊樹之思莫慰飢渴則每不禁向風太息也然竊觀末路交際亦多失之太密大抵取善褻易狎者拍肩執袂日以徵逐爲事初無輔仁之意復何觀善之益乎一味鮑魚之肆胥溺於卑汚之中者滔滔是也若是其太狎而交損也無寧置顯甫於葦嶺千里外依前向風者之爲可是亦遠觀之一義耶然

此有激而云也懲於甘壞果於貽阻似亦非平正道理昔晏平仲以善交見稱於夫子苟能久而敬之矣雖日十接面何損之有哉然平仲亦彼善於此耳若君子之篤敬奚待交際而然哉自夫尊吾德性齊莊有素德輝之發咸被其薰襲而儼然人望而畏之自在其中乍瞻其峩冠邃衣揚休山立也而穆然高朗不容易慢之或干蓋遠不必山遮水隔近不至促膝把臂愛焉不欲其捨去敬焉無敢於狎進此君子之所取重而友道則然以是爲遠觀之法喩庶乎近之當時廬阜之契亦可想其彷彿矣夫其主靜之久高

明斯極萬累旣消一疵不存天然光霽氣象不受衆
目褻玩是則濂翁之觀物乃所以友其德也一般意
思夫豈動植之有間哉吾與顯甫别久矣意者處靜
願光進德益崇其必有淸穆凝遠之度大能起余欽
而治余慢者寄聲淨友果以爲同德矣則吾將不日
命駕往爲軒下之拜所不辭也

觀音菴記

北靑府北去百里有山突兀而起抗標邊荒專氣淸
淑有可異焉菴于其間冒稱以觀音窟蓋菴據艮位
八峰環衛于後前有一峰最秀曰香爐峰峰腰巖广

凹然成龕若雕斲而爲之者置佛一軀短不盈尺覆以金桁形制大小稱之巖懸百仞猿猱所不到只可遥望而已所謂觀音窟指是而云也自古傳有光瑞僧俗之祈疾禱子者咸往頂禮菴南四十餘步有七星壇白沙鋪成玉潔金瑩政與石龕相當故凡欲供佛者多於此爲之菴凡五間結構之緻與丹雘之煥皆妙絶菴左石竇有泉甘洌僧輩稱以甘露人有溷汚泉輒渴涸云香鑪以西有長松三同抱回等巖皆戍削淸峭無一點沙土痕余盖乍履其地肅然而不敢唾寄宿一宵則尤婉孌忘歸菴僧流連執袂而隨

謂曰貧道嘗得膏肓之疾禱此窟而獲瘳於是大發血願爲此菴起廢凡費六年工役矣迹遍涯角功積銖寸始能建立如斯今將焚募券而他適矣顧此菴窟乆擅清靈而僻處之故未曾有闡發幽妙者今公適來作游事若有冥會者亦何惜一揮翰以紀其槩余固不喜梵家文字而獨於此境心醉特甚又愛連之眞淳乃不辭而猶記如右云

三淵集卷之二十四